

牙齒・牙科與我

■ 葉思芬 / 曾任職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
現任職台灣科技大學

電視上，有一則廣告：李立群歪著頭說：「有人用文字寫日記，有人用相機寫日記，你呢？」

我呢？我用牙齒。

長年來和牙痛的纏綿悱惻、和牙齒的愛恨情仇，是一本厚厚的日記！

選幾則和大家分享吧。記憶所及，可上溯至路都還不太會走的童稚時期，就是媽媽揹著，然後坐在媽媽膝上，「啊」打開嘴巴開始。

成長的過程，總有那位老醫師佝僂，親切的身影。伴隨著是木板樓梯響亮的足音，滿屋子如雕像般灰撲撲地病人，陰暗但乾淨有刺鼻消毒水位的花磚廁所，還有，充滿神秘感，永遠蓋著紗罩的後廳餐桌。很不可思議地，這些建構成我最早也最不可抹滅的牙科印象。

有一條路很熟悉，沿著淡水河提防，跟兄妹們小手拉小手看牙齒去。那是一條迢遙路，長一千四百步（確實屬過，絕不誇張，可以想見有多麼的無聊），去時忐忑，回程輕鬆，但帶著滿嘴辛辣藥味。從

來不喜歡口香糖，因為總是讓我想到童年的這種滋味。而那條曲折的小路，至今仍偶爾匯出現在夢中，灰暗、迷濛，無盡頭。

長大後，生活繁忙多樣，家的距離可以更遠，往牙科的路上，卻一路暢通。

婚後生完小孩，先生建議趁機整頓那口已經又七災八難的亂牙，於是在台安醫院（那時還名為台灣療養院）開始這項龐大工程。台

安醫院的牙科部在當時的台北，堪稱貴族。除了價錢高貴外，主要大概是因為美國醫師診治吧。一時紳士淑女趨之若鶩，而我只是忝為員工眷屬，有折扣之便，所





以順理成章而已。

這次長達半年的維修過程，有三件事值得記下。

其一：診療室之豪華難以想像、道具之多無法盡數、特別是動工前先用圓口繃子把繃開（就像繡花時，先拿竹圈圈把布繃開繃緊一樣）那感受更是超乎想像。其二：洋大夫一俯身，我當下明白香水在西方必須如此暢銷的原因。而其三：當我在預約長長的一串日子時，那位本地籍的年輕護士小姐居然說：「Dr. 陳要是知道妳有這口爛牙，大概不會娶妳了！」什麼話？！回家轉述給先生聽時，他回了一句：「你下次去跟他說，說 Dr. 陳說，妳牙齒再好，他也不會娶妳。」唉！又是什麼話？！印象深刻，至今難忘，是為記。

教書，是職業生涯重點，牙痛，當然也沒缺席過。

曾經有十點鐘的課，因為出門時候尚早，突發奇想，先進牙科。這一拖延，等我滿嘴發麻，氣急敗壞的衝上講台時，教室後面牆上的時鐘不折不扣十一時二十分，居然滿座學子，依然「健在」！實屬離奇，亦為記。

然後，有一天，在台科大。進教室前一秒，眼角掃過有人影歡笑衝出，我適時

閃過前面一位，萬沒想到後面還有一位。一聲巨響，來不及意會過來時，已發覺門牙鬆動，口角微鹹。計畫著先把這兩堂課上完再作打算，奈何鮮血染紅一件件學生遞過來的面紙，也許是年輕人受不了這血腥場面吧，於是一串驚呼：「老師，趕快去看醫生吧！」，一眨眼人群呼嘯而散。我則慢慢收拾好講義、幻燈，這才直赴牙科。果真災情慘重，醫師一碰，兩顆門牙應聲而落。唉！又面臨一段漫長療程了。而且連帶損失作左二右二四顆好牙，套上了一共六顆陶瓷的牙套。這樁「悲劇」同樣有件事印象深刻：那位用她的頭砰然撞落老師門牙的女同學，之後，不管在教室、在電梯中碰見，總是一派輕鬆自在。可是，我固執地認為她一直欠老師一句：「對不起！」，因為她從來沒有表示過，所以，我也只好至今一直無法忘懷。

歲月荏苒，「視茫茫，髮蒼蒼，齒牙動搖」循序漸進。口中的蛀牙漸多，神經漸少（抽掉了），但根據我的牙醫學生說（我終於「淪落」成為病人了，雖然早料到有這麼一天，仍不免有些許「啞口無言」的沮喪。），過多的假牙和充填物，是會讓我的牙齒隨時有新情況的。

所以當有人稱讚：「妳的牙齒好漂亮！」時可一點都不好笑；我也確實認定，當妳上課時，不僅要擔心課上得精不精彩，還得同時擔心牙齒會不會咻咻抽痛時，這可一點都不好玩。

往牙科的路，就是人生的路。